

秋山不慌仍从容

□刘忠民

立秋过后，风渐渐有了凉意。我站在廊下，看云影漫过远处的山脊，听雁群驮着秋声掠过天际。阶前的梧桐叶卷着金边飘落，恍惚间想起欧阳修在《秋声赋》里写的：“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。”这般清朗疏阔，正是秋日独有的模样。

记忆里最浓的秋意，藏在家乡的山野间。小时候，我跟着祖父去后山采野果，他提着竹篮，握着柴刀走在前头，我攥着布袋和空玻璃罐跟在后面。山路被落叶铺成金褐色的毯，踩上去簌簌作响。道旁的草木褪去了夏日的浓绿，灌木的叶子染上赭红或橙黄，唯有松针依旧苍翠，在风里摇出细碎的声响。我总被那些挂在枝头的野果吸引，蹲下来看刺藤上的山莓红得发亮，或是盯着酸枣树下垂着的青红果子出神。祖父走出老

远，回头见我没跟上，便用带着烟味的嗓音喊一声，我慌忙摘颗熟透的山丁子塞进嘴里，酸甜的汁水漫开，脚步愉快地追上去。

祖父在一片山楂林旁停了脚，他要清理掉林间的杂枝，好让阳光照透枝叶，催熟最后一批果子。他抡起砍柴刀劈断丛生的荆棘，刀刃划过空气带起风声，望着满树红玛瑙似的山楂，眼里有着丰收的笃定。我却只顾着捡落在地上的野栗子，圆滚滚的外壳带着尖刺，要小心翼翼剥开来才能见着褐黄的果仁，装进篮子里时总叮当作响。祖父挥刀砍掉横生的枝杈，汗水顺着额角滑进衣领，我蹲在落叶堆里扒拉野果，鼻尖沾着草屑，倒也忙得热气腾腾。

杜牧在诗里写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我和祖父在那个天高云淡的秋日，沐着带着桂花香的风，怀着不同的期待。但当我们坐在老

柿树下歇脚时，闻着篮子里野果的清香，脸上都漾着满足的笑。李清照曾写“枕上诗书闲处好，门前风景雨来佳”，我和祖父不必寻诗，只消伸手就能摘到秋的馈赠，归时，背着一身秋色的画卷。

工作后，结识了一位爱徒步的友人。他眉目疏朗，身上有北方汉子的爽朗。相识的那年秋天，他邀我去郊外的山梁看秋景，说：“山中有佳色，秋来分一半。”我听了心头一动，跟着他往山里去，果然没让人失望。从山脚开始，他就像位山野向导，指着漫山的斑斓向我娓娓道来。他说，火炬树的叶子是被秋阳点燃的火，一簇簇烧得热烈，风过处便摇落满地火星；柿子树最是懂秋，把果子晒得橙红透亮，像挂在枝头的小灯笼，要等霜降过了才肯把甜酿透；野葡萄藤缠着老树，紫黑的果子垂成串，是山风酿的酒，酸里裹着醇厚的香……

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熟悉山野的人，问他怎么认得这么多，他站在山梁上，望着层林尽染的沟壑，朗声答道：“多来几趟就晓得了。”那一日，我们在山里走了很久，看夕阳把山影拉得很长，看归鸟驮着余晖钻进林莽。下山时，我捡了几片掌状的枫叶夹进笔记本，叶脉里还藏着阳光的温度。

岁月流转，依然记得分别时他说的那句：“秋山不慌，万物从容，人也该学着慢慢走。”

一季山野一秋光，一程岁月一安然。幼时和祖父提篮收秋实，是安然；后来和友人踏山赏秋景，亦是安然；此刻，独自凭栏看云卷云舒，还是安然……唯愿我们都能在秋的沉静里，留住心底的澄澈，在年年秋光里，笑对岁月悠长。

（作者系辽宁省岫岩县文学爱好者）

木叶动秋声

□耿艳菊

新凉满袖，高阔的天空，飘逸的云影，似乎在这样的情境里做什么事都是有意思的。

却什么也没做，只陪着窗台上的几棵荆菜待了一会儿，和它们一起听会儿新秋的声音。

荆菜种在一个长方形白花盆里，起初原本拥挤拥挤的很稠密的一盆，但撒种子时，只覆盖了一层薄土，以致长出来的荆菜根浅，浮于表面，每次浇水，尽力柔和，荆菜依然会被轻柔的水力冲得七倒八歪，满盆凌乱。隔了一天再看，有的伏地而起，有的再也没直起身，渐渐融在泥土里。不多时，盆里的荆菜就只剩下几棵了。

如此，便懈怠了，没有了往日的珍惜之心，甚至想着再买些其他蔬菜的种子撒进去，忙忙碌碌，终是没有，任那几棵荆菜自生自长。只是偶尔想起，才

会散漫随意地浇点水。

却是无心插花花不发，无心栽杨柳成荫。细弱的几棵荆菜竟然蓬蓬勃勃地长开了，它们强劲的生命力仿佛此时终于被唤醒。有一次，做汤时，翻遍冰箱，没有找到青菜，就把这几棵荆菜的上半部分都掐去，做了汤的点缀。

转眼间，变魔术似的，光秃的主干长出了枝丫，枝丫上冒出了新叶，又是神采奕奕的一蓬青绿。纵使从乡下的日月里走出来的我，对从泥土里长出的庄稼蔬菜有着贴心贴肺的认知和熟稔，也不由得为这几蓬青绿的荆菜而鼓掌欢呼，而另眼相看。

明明那青绿其实是很普通的，可是看着它们，就会想到烈日下沙漠里的一股涌动的泉眼，漫漫长路上疲累交困时的一个温暖雅致的驿站。荆菜强劲的生命力量宛若施了魔法，变成了鼓励、希望、快乐，它们只是世间平凡的植物，却有仰望云天时带给人的震撼和辽阔。

荆菜的身份已不仅是一种蔬菜，一种赏心悦目的绿，而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了。

窗户开着，飒爽的风风扑面而来，带着峥嵘的青绿气息。房后是个小公园，郊外人少，草木植物的世界没被打扰，故长势葱茏。秋风一阵阵拂过那些葳蕤的叶子，耳边就会想起一阵阵声响，仿佛在海边，风从远处走来，平静的海面翻涌起一层层海浪，极有韵律，舒缓的、清朗的、明媚的，很好听的季节之歌。

美好的总是短暂。这样清朗闲逸的季节之歌也只是新凉之时奏起的曲调，那些看似和往日没什么不同的一片片的青绿随着季节的纵深，也将会一日走向生命的深处，正是“尘归尘，土归土”。风中唱歌的叶子，虽然对此了然于胸，依旧会唱下去，可是，声音里不由自主地夹杂了忧伤。

眼前的荆菜呢？因为在窗台上，离

青绿的秋风更近些，正陶醉于美妙的秋声中，纷纷摇晃着身姿，舞动双臂相和。那快乐的模样仿佛在说，美好是短暂的，那就抓住这些美好，无需畏怯怯，忧虑忪忪。

想起前些年，还在馨园住时，厨房窗外有一个平台，上面放着两个闲置的花盆，家中长辈来我家小住时，带了荆菜种子，种在了花盆里。后来没在意，秋深之后，也没照管过，任其枯萎凋零，第二年，本想把花盆扔掉，不想却长出了一片新绿，是荆菜。令人惊讶，不过也在情理之中。叶子茎秆萎缩，种子落于泥土，自然要萌发。

风中起舞的荆菜，是透彻的，潇洒的。看着它们，莫名想到武侠剧里的英雄好汉。怕什么，有何愁眉不展，待明年，又是一片葱葱茏茏的新绿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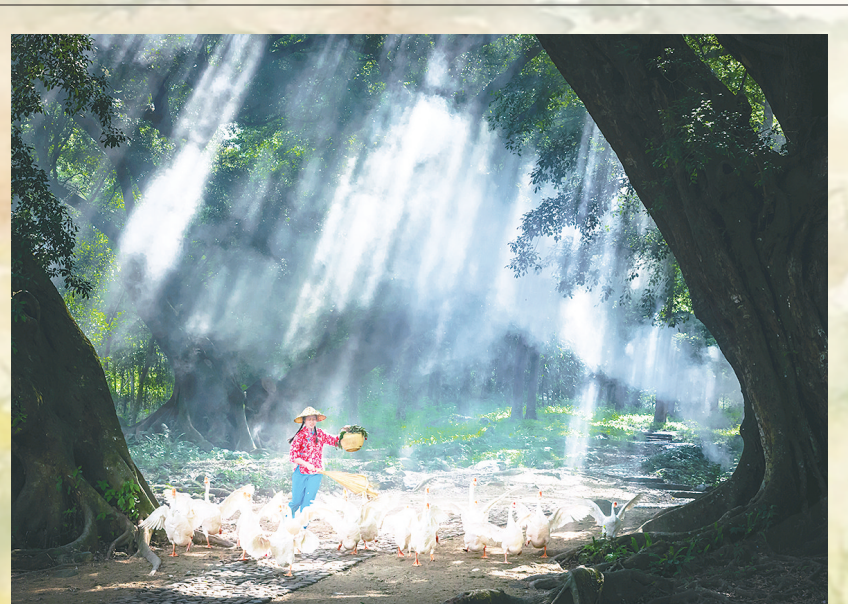
水调歌头·夏聚

□胡乐浩

千佛山花艳，
明湖碧水清。
九曲黄河入海，
趵突泉新涌。
曾经青春年少，
归来如昔从容。
手足入杯浓，
春花年年有，
淋漓喜重逢。

林荫密，
乱蝉唱，
畏后生。
芳华飘然已逝，
恰似倏忽影。
万千不言桃李，
几多翘楚精英，
东西南北中。
十月胎恩重，
三生报答轻。

（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）



《晨牧》 李海霞 摄

公益广告

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



拥抱绿色生活

共享美好未来